

## 夜雷惊春

□陈宏强

前些日子,外甥一直在家里嚷嚷着要去踏青,老师要他们上台讲讲春天在哪里?我便问他:“你觉得春天来了吗?”他一口坚定地说:“老师说在外面的大自然里就能听到、看到春姑娘的声音与踪影。”我又问,“那你听到雷声了吗?”小孩子摇摇头,嘀咕道:“春天和雷声有什么关系?”

其实春天在哪里,在我上学那会就是学校作文经常的命题,那时候的我可以想出好多春天的踪迹,但如今所谓的春季,经常性阴晴不定、忽冷忽热的天气,仿佛割据了江南三四月大片的“春风花草香”,着实让人一度犯疑:春天究竟来了没?如果真要给春天找一个清晰的临界点,或者说是明确的意向,我觉得不是花坛里那朵盛开浓烈的郁金香,也不是水池里几只鸭子使劲荡开的涟漪,而是宁静的夜晚一场细雨里,倏然夹杂着一声惊雷。

小时候,我很怕轰隆的雷声,尤其夏天午后的雷阵雨,须得躲进家人的怀里才能安然在家静坐。但不知从何时起,我却慢慢喜欢上了春雷,每当天气渐暖,便盼着那声沉稳又闷然的雷。而这样的雷声又得在老屋里才施展得开,像极了二胡的增二度下的触弦声。我家的老屋是一座二进的小院,房顶盖的是四方周正、中间稍拱的陶制小黑瓦,片片间隔着垒出一条条齐整的雨槽。夜晚静静躺在二楼最里边的一张木床上,细细倾听。夏天的雨是急促的赶路人,不掺杂丝毫感情地只顾往上拍打,阵阵轰隆的雷声又平添几分烦恼。而春天的雨起源于那声惊雷,听得虽耳熟,但毕竟是久违了近半年,先是由耳转向脑海里搜寻,当在窗角帘子没有掖好留出的缝隙里瞥见的一线暗弱的亮光,才反应过来那是雷,是春雷,春天终究又到了!继而又怔怔地发觉,这会儿的雨声也一同变了模样,是戴望舒笔下撑把纸伞在雨巷行走的姑娘,缓缓地走,沙沙地落,又沿着那层层叠叠的瓦片慢慢地往下渗。

从气候上讲,春雷要过了惊蛰,才变得频繁起来。从春分到惊蛰,春天已经过了几个节气,但一声惊雷才是物候上春天的肇始。时至今日,住在钢筋水泥浇筑的公寓里,瓦片的人字形房顶早已被平整的混凝土取代,但到了春天,耳畔时常还能听到夜里那雷的闷响,想象着老屋的瓦片顺着夜雨微微颤动,像一阵铃铛的声音从那房顶的瓦片上共振开来。

这声音唤醒了洞穴里裹藏多日的动物,集结了土地下蓄势已久的种子,携着春雨催生、滋润了光秃枝条上的绿嫩芽,成就了馈赠给农家人的一番“耕种从此起”的天时地利。

立夏  
斗蛋  
□裘七曜

立夏斗蛋(方言,又叫斗蛋)总让小时候的我们欣喜若狂、乐此不疲。曾记那时,节日还没到,我就催催催……希望母亲早点把蛋准备好。姐姐和她的小伙伴们也开始忙着打蛋套(一种用毛线编织的袋,可以装五六枚蛋,挂在脖子上,总会沾沾自喜)。而我,寻思着哪里有老茶树?总想背上小背篓去采摘些老茶叶回来,希望母亲早点煮蛋。然后,开始梦想:自己拥有一枚最硬的蛋,把全班乃至全校所有同学的鸡蛋、鸭蛋、鹅蛋全部撞碎!那时的我多么让人羡慕啊!

此刻,我正坐在窗前,回想起那时,总会情不自禁地窃笑一下……它又让我想起另一件有趣难忘的事!

那是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那一年立夏。那天,当我的脚步刚踏进教室,那些手捧立夏蛋绽开笑脸的孩子们早已雀跃:“老师,我的蛋最硬,已经撞碎好多同学的蛋了。”“老师,我有13个立夏蛋,全班数我最多了……”他们的兴奋劲一下就把童心未泯的我也卷入漩涡。他们顺从地把手中的蛋递给我,碰一个,碎一个,碎蛋又从我的手中被小朋友们收回;碰一个,赢一回,我占据的是胜利者的地位。正当我沉醉于撞蛋的乐趣之中,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跑过来,乐滋滋地扬扬手中的大鸭蛋歪着小脑袋对我说:“老师,我这个是双黄蛋,姥姥特意从鸭棚里替我挑选出来的。”“双黄蛋,蛋中之王,特别硬!”我意识到这正是我小时候梦寐以求的,“让给老师,用它去把别的同学的蛋都撞碎。”小女孩还在迟疑,我早已不失时机地把她手中的蛋夺了过来,冲向阵地,身后传来小女孩稚气未脱的童音:“老师,别把我的蛋撞破了。”

双黄蛋果然不同凡响,顷刻有五六个立夏蛋头凹肚碎,败下阵去。这时候,一个高年级同学对着双黄蛋沉着应战,我未假思索就向对方撞去。“老师,别……他那个是木头做的蛋。”知内情的旁观者忙揭底,可已悔之晚矣。只听见“砰”的一声,双黄蛋碎了。身后紧跟的小女孩赶紧踮起脚尖,从我的手中忙不迭地夺回破碎的“败将军”,看着看着突然“哇”的一声,泪水连成两条直线顺流而下:“老师赔我的蛋,我要我的双黄蛋!”那小女孩揪心地呼喊,使我窘得恨不能钻进地洞。我搔搔头皮,只感两腮发热,不知所措。撞蛋的乐趣早已荡然无存。于是我对那个敢在“太岁头上动土”的学生大声呵斥:“都是你这个捣蛋鬼,现在你去赔她的蛋好了。”并顺手夺过他手中的木蛋在水泥地上用力一掷,只见木头蛋蹦跳了几下又滴溜溜地滚回主人的脚下不动了。仿佛在嘲笑我的无奈,又仿佛为主人鸣不平。

在众多小朋友的劝慰下,小女孩总算止住了泪水,我如释重负。

两三天后,我冲着小女孩开玩笑:“还要老师赔你的双黄蛋吗?”小女孩摆摆手边奔边笑道:“妈妈说,小孩子不应该叫老师赔蛋。”望着她远去的背影,我不禁一笑:“总算握手言和了。”但想起自己对那个高年级同学的呵责,又心怀内疚。

如今,多少年过去了,当我在记忆的长河里唱起那首欢乐的歌谣时,也知晓了当年叫我赔“双黄蛋”的小女孩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……

窗外有棵树,流年在时光的树上开出淡雅的花;树下坐着我,岁月在时光的心中留下刻骨的痕……我想再剥一个立夏蛋,静静回味,偷偷窃笑。

